

# 舞狮在海外华裔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现象探究

## ——以马来西亚舞狮传播为例

蔡立强

(华侨大学学生处,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舞狮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它在海外华裔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是一种独特现象。舞狮的体育性、文化性、娱乐性和群体性特征是吸引海外华裔青少年群体的主要因素。从传播特点、传播原因、传播模式来研究舞狮在海外华裔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现象,有助于我们追本溯源,举一反三,探究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海外华裔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路径。

**关键词:**舞狮;海外华裔青少年;传播现象;马来西亚

**中图分类号:**G8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19)03-0013-05

## A Study on Propagation of Lion Dance Among Overseas Chinese Youth

### ——Exemplified by Lion Dance Spreading in Malaysia

CAI Li-qiang

(Department of Student Affairs,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in overseas, lion dance has been a unique physical exercise spreading among overseas Chinese youth. With its typical form of exercising, culturing, entertaining and team working, lion dance has attracted quite a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youth all through the years. Studying the propagation of lion dance in terms of its characteristics, causes and modes will help us trace back to the origin and explore 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among overseas Chinese youth.

**Key words:** Lion Dance; Overseas Chinese Youth; Propagation; Malaysia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博大精深,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它浓缩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进取、创造、包容的精神。武术的雄浑、舞龙的气派、舞狮的威武、龙舟的豪迈、腰鼓的飒爽……。千百年前,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由于战争、贸易、迁徙、劳工输出等原因传播到五湖四海,在海外社会落地生根<sup>[1]</sup>。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守护和传播中华文化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根。舞狮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之一,它是集文化、体育、娱乐、民俗等功能于一身的体育项目,也是我国首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纵观当今形势,正当世界上的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式微之时,而像舞狮这样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却在海外华人社会逐渐壮大发展,受到海外华裔青少年的青睐。这一鲜明对比也让我们开始思考舞狮在华裔青少年群体中传播的特殊现象。研究其传播特点、传播原因、传播模式,有助于我们追本溯源,探究当前形势下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海外华裔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路径。

**收稿日期:**2019-03-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华裔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策略研究”(15YJA710045)

**作者简介:**蔡立强(1982—),男,福建莆田人,讲师。研究方向: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与校园文化建设。

# 1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舞狮之源流

## 1.1 兼容并蓄而生

舞狮项目的诞生可追溯至汉朝,它的诞生恰恰说明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也印证了中华千年外交史。华夏大地自古没有狮子,狮子是“舶来物”,《汉书·礼乐志》中记载的“象人”可谓是中国舞狮之滥觞。唐朝白居易的诗歌《西凉伎》中写道: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亦可作为最早记录“舞狮”的诗歌,这是异域物种传入中国却促成在中国发源的一种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证明。舞狮项目主要分为北狮、南狮和青狮。北狮主要起源并流传于中国北方,以灵活著称,其舞动以扑、跌、翻、滚、跳跃、抓痒等动作为主。南狮主要起源于两广及港澳地区,又分为鹤山狮、佛山狮、佛鹤狮、周家狮等,主要特点是活灵活现,勇武威猛,它起源于广东南海的传统民俗体育文化,是南方民间体育艺术的代表,在南海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青狮则主要起源于福建。

## 1.2 飘洋过海繁盛

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虽可追溯至秦汉时期,但是舞狮的海外传播应是在明清时期,这一时期,大量华工向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输出,形成“下南洋”的大迁徙。广大华工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带出国门,融入在异国他乡的日常生活和民俗活动中,以寄托和排遣深深的故土眷恋之情,以维系族群认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舞狮活动”,舞狮在东南亚国家当中的传播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最为繁盛,其中又以南狮的传播更盛,这在马来西亚社会表现更为明显。舞狮的肇始传入阶段是由广东鹤邑人带到马来亚地区及新加坡(彼时受英殖民统治)一带,据《新加坡鹤山会馆武术醒狮团史略》中记载:清朝间鹤邑人南移新加坡谋生,居乡时多曾习武及狮艺<sup>[2]</sup>。据此可推断舞狮传入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可追溯至 1904 年以前。

## 1.3 落地生根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受到日军的侵略,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活动几乎停止,舞狮的活动记载亦难寻痕迹。二战后,随着马来西亚经济的恢复,以及新加坡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加盟,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得到充足发展,此时大量的舞狮团体伴随着国术团、舞狮行业协会、舞狮武术会馆等不断发展且壮大。20 世纪末,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华人舞狮界经过长期实践与精研,创造出动作

惊险、高技巧、观赏性强的高桩舞狮,为舞狮的海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马来西亚的各类舞狮团体和协会达 500 余个,组织的舞狮团队超过千支,参与过舞狮的海外华人达数万人,其中 90 % 以上为华裔青少年群体。舞狮成为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节庆、华人民俗活动、华校体育教学等活动的重要项目选择。

# 2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舞狮发展传播之特征

## 2.1 其内涵凝聚丰富的中华文化元素

马来西亚舞狮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文化元素,凝聚了狮艺、武术、刺绣、锣鼓、民俗等方面的内容,呈现出鲜明的中华文化特征:如高桩舞狮需要扎实的武术功底,其技巧堪比中国传统杂技,突显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技巧性;如南狮中依托古典人物进行辨识,有红黑面装的狮象征刘备、黑白面铁角的狮象征关羽、云须黄花点的狮象征张飞等,蕴含着中华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又如北狮中又有文狮、武狮、成狮、崽狮之分,突出了中华传统民俗活动的仪式需求。<sup>[3]</sup>

## 2.2 其形式受在地文化影响不断创新

一种文化由自己的文化源地向外辐射传播时,总会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通过碰撞、融合,进而不断创新。舞狮在传入马来西亚社会的一百多年时间中也不断地得到发展创新,特别是增加了时代元素以契合海外华人不断发展的艺术诉求。马来西亚素来以多元文化的交融著称于世,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之间的文化交互影响,吸收各自的文化元素,使本族的文化既保留着精髓上的传统,又注入形式上的活力。如近年马来西亚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加之青年人的创意,出现了“水中舞狮”等全新表现形式。

## 2.3 其存态呈丰富性、大众性、日常性

从人口迁徙的角度来看,向外迁徙的种族总会特别注重保留与传承本民族的精神文化。舞狮在当地华人社会便是这样一种文化异地传承的形态:马来西亚的舞狮由宗亲(乡)会馆、专业团体、学校社团、体育会、健身社团、民间俱乐部等机构举办这体现了其丰富性;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十分重视中华文化的学习与传承,舞狮项目成为华人社会中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男子必修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体现其大众性;马来西亚华人春节、元宵、中秋等传统节日,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文化节庆活动体现其日常性。舞狮成为这

些文化节庆活动中的必备项目,成为海外华人社会司空见惯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 2.4 其传播发展路径呈多元化态势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舞狮得到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受益于马来西亚杰出华人的贡献,如关圣宫的萧斐弘被誉为“马来西亚狮王”,他为舞狮的传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赛事推广来看,在马来西亚国内每年举办全国或区域性的舞狮比赛和云顶世界狮王争霸赛,包括南狮传统公开项目、北狮自选项目、南狮自选项目、高桩项目等。同时,马来西亚的华人舞狮队经常跨出国门参加国际各类赛事。马来西亚关圣宫龙狮团多次荣获美高梅狮王争霸赛、香港世界狮王英雄汇、世界华人狮王争霸赛等比赛的冠军。从节庆文化活动来看,华人社会的婚宴、开张、迎客等传统民俗喜庆活动,均有舞狮的身影活跃着,而中华传统节日的活动更少不了舞狮表演,如每年春节期间的“采青”表演,寓意接福,寄意生财,在华人社会成为一种节庆仪式。近年来,舞狮文化还与电影文化、电视文化、游戏文化等相结合,扩大了舞狮文化的范围,尤其使舞狮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播得更广阔。

### 3 舞狮在海外华裔青少年群体中传播之成因

#### 3.1 其体育性符合海外华裔青少年的内外成长需求

舞狮的首要属性是其体育性。体育是人们根据自然的、社会的需要,以身体活动为主要手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身体文化活动。体育本质的初级层次在于强身健体和游戏娱乐,高级层次在于对于人格品质的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从体育本质的初级层次来看,处于15—30岁的青年人,精力旺盛、积极向上、热爱运动,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期,舞狮作为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自然成为华裔青少年热衷的运动项目。从体育本质的高级层次来看,舞狮是一项练习周期较长的体育项目,扎马步和舞狮过程中的喜、怒、醉、醒、动、静、乐、猛、惊、疑、寻、盼等动作均需经过长期训练才能达到能在公众场合表演的水平,长期刻苦的练习充分练就了青年人良好的意志品质。

#### 3.2 其文化性符合海外华裔青少年的族群认同需求

海外华人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体如传统民俗活

动来获得族群认同感,并以此代代相传。族群认同是海外华人深层次的情感、文化和价值观等因素的认同,舞狮便是其中的一种粘合剂。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的青少年多数是三代以上的华裔,他们的本族群文化若不通过一定的载体维系,族群认同和祖籍国认同就会模糊。舞狮所包括的武术、刺绣、锣鼓、杂技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蕴含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威武刚健的精神,能满足华裔青少年内在的“寻根”需求。在舞狮活动中追求并获得情感的维系、价值的认同、文化的坚守,呈现出了华人对于原有族群认同的稳定性和忠诚度。

#### 3.3 其娱乐性符合海外华裔青少年的创新创造需要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舞狮与中国武术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武术讲究内外兼修与刚柔相济,舞狮亦有异曲同工之妙。舞狮的“娱性”不仅体现在健身、娱乐等层面,其深层次的内容则反映出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领悟。舞狮的游戏性价值也恰好迎合了青年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随着现代文化张力的不断突显,青年人将现代的文化元素融入传统的舞狮活动,将舞狮的传统发扬光大,从而使舞狮原有的隐晦含蓄的意蕴,依托专业团体、学校社团、体育会、健身社团、民间俱乐部等呈现于马来西亚的大街小巷,给简单的民俗活动增添了现代的娱乐价值。

#### 3.4 其群体性符合海外华裔青少年的社会交往需要

舞狮是群体性体育活动,其一大功能便是社会交往。传统的华人社会的交往圈主要限于华人之间,因此,海外华裔青少年借此来进行朋辈群体的社会交往,以满足青年这一年龄段的强烈社交需求。1次舞狮表演少则由2~4人完成,多则由几十人及以上完成。主体之间往往通过舞狮训练与表演建立了团结协作关系,通过“舞狮”这一社会交往工具提升青年人的交往力,这对建立稳定的社会交往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 4 舞狮在海外华裔青少年群体中传播之模式

#### 4.1 认知模式

Nisbett<sup>①</sup>等人将认知模式分为整体型认知模式和分析型认知模式。笔者认为,华裔青少年群体对于舞狮的认知是一种综合型认知模式,它是整体型认知

① 理查德·尼斯贝特,在耶鲁大学和密根大学教授心理学,担任西奥多·M·纽科姆教授。他曾经获得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美国心理学界威廉·詹姆斯会员奖和古根海姆奖学金。



与分析型认知的融合。华裔青少年群体对于舞狮的文化认知,既有从整个中华文化圈的角度出发的认知,又从马来西亚的文化本土性和个体的文化理解角度出发的认知,后者认为舞狮属于马来西亚华族文化。尽管认知不同,但二者之间并不矛盾。

#### 4.2 理解模式

华裔青少年对于舞狮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的理解是逐步深入的。笔者认为它有三个阶段:形式理解阶段、内容理解阶段和内核理解阶段。形式理解阶段主要是学习主体对于舞狮的外在表现形式的理解,如学习南狮中的起势、奋起、疑进、抓痒、迎宾、施礼、惊跃、酣睡等动作要素,此阶段的文化理解主要特点为具象性和碎片化。内容理解阶段主要是学习主体基于形式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其内容的理解。如传统的套路中所表现的“出洞上山”“巡山会狮”“春节采青”以及呈现“三国人物”的历史典故;又如狮身上所刺绣的“中华传统文化图案”内容;此阶段的文化理解主要特点为概括性和整体性。内核理解阶段主要是学习主体对于舞狮所展现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等文化思想内核的理解。此阶段的文化理解主要特点为抽象性和哲学性。

#### 4.3 接受与内化模式

文化的习得过程是文化从接受到主动内化的过程。舞狮的学习主体主要集中在 15—30 岁的年龄层。根据个体成长的规律及文化理解的不断深入,笔者认为华裔青少年群体学习舞狮属于“被动接受—主动接受—主动内化”的模式。舞狮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影响力,使华裔青少年群体在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被动地在内心形成舞狮文化的概念。另一部分群体则在中小学阶段由于教学的安排、社团活动或是同伴的影响,被动地加入舞狮社团。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们逐步产生文化认同,主动地接受舞狮文化,这表现为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类表演、参与社会节庆类活动。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有一部分主体产生了文化的信念感,便主动地将中华文化进行内化,在个体行为和社会活动中表现出非常鲜明的中华文化特征,进而成为传播和发展舞狮文化的中坚力量。

### 5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海外华裔青少年群体中传播之路径

#### 5.1 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校园

马来西亚的华人学校(亦称“独立中学”)是海外

华裔青少年学习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主要阵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校园阵地建设是全方位的,包括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建设、体育类社团、体育类活动等。因此,笔者认为,要通过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等海外机构,加快建立与海外华人学校的长效合作机制,推动更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入当地校园,外派民族传统体育教师与志愿者,在当地学校开设专题课程,指导支持成立民族传统体育类社团,鼓励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类活动,为海外华裔青少年建立一个全方位的学习浸染环境。<sup>[4]</sup>

#### 5.2 促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走出去

文化的海外传播必须依靠文化“走出去”,也必然推动文化“走出去”。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除学校主阵地之外,还有当地华人社会、华人社团、华人企业的节日民俗、庆祝活动阵等。<sup>[5]</sup>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加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对外交流合作:创新交流方式,让中华传统的节日民俗及庆祝活动与当地的活动进行交流合作,充分发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展演、体育项目竞赛、民俗合作活动等品牌作用,助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国际传播;支持中华武术、舞龙、舞狮、空竹、腰鼓、龙舟等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代表性项目走出国门,并积极宣传推广,让海外华裔青少年在学习、审美中获得情感上的共鸣,进而产生强烈的族群认同感。

#### 5.3 培育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播新力量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统传播力量主要是由当地华侨华人、海外侨社、体育名人、我国驻外机构、中资企业等构成的,一批又一批人的努力使得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海外华人社会落地生根。随着我国来华留学事业的不断推进,到 2020 年,我国的留学生人数将达到 50 万人,且涵盖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留学生便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的新力量。因此,要加强来华留学生的教育工作,让更多留学生特别是华裔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期间充分地学习和掌握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华裔留学生搭建更多学习平台和比赛平台,依托留学生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带回居住国,像星星之火一样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播到五湖四海。

#### 5.4 打造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播平台

专业赛事和专业协会是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海外传播的重要平台。专业赛事往往能提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整体竞技水平,使项目后继有人。要打造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国际专业赛事平台,特别应该

吸引更多海外华人社会的青少年群体参与。此外,专业协会的不断深入发展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至关重要,专业协会在海外开展的教练注册与认证、教练培训、职业化建设、赛事标准制定等工作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要联合海内外专家构建国际化专业协会,共同推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国际传播。

### 5.5 用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播新载体

“青年人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阵地就要建设到哪里”,新媒体已成为传统文化在青年人群中传播的最重要媒介。因此在全媒体不断加强融合的大背景下,要不断探索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国际传播与交流的新模式、新载体。应充分发挥新媒体的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作用,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融入校园、社交、商业、节庆、专业赛事等领域的新型媒体中,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播格局。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海外传播必将持续深入推进,其传播形式必然需要不断创新,使海外华裔青少年逐步地了解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并开始接受和学习,进而喜爱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从而达到认同中华文化的目的。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舞狮在海外华裔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特点与模式,不断丰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播和形式,从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

### 参考文献

- [1] 廖文辉. 马来西亚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机制[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2): 22-28.
- [2] 李景. 新加坡的“鹤山狮”及其渊源[J]. 岭南文史, 1999(1): 32-36.
- [3] 黄东教. 新加坡华人舞狮文化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7, 2(2): 86-91.
- [4] 卓高鸿, 谢俊荣. 中华传统文化在高校境外生群体中传播的困境及对策[J]. 高校辅导员学刊, 2018, 10(5): 22-25.
- [5] 叶志海. 海外华裔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认知情况的调查研究[J]. 大众文艺(学术版), 2014(8): 256-258.

[责任编辑 魏 宁]

(上接第4页)

友好国家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各国之间文化、经济、政治的水乳交融已为体育文化交流建立起了最佳的平台。

(4) 创新体育文化交流方法,重视新媒体传播,利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有利条件,应用网络、电视、手机等方法进行传播。应发挥明星效应,体育明星已成为一种标志和符号,是成功的代名词,受到数以百万计、甚至千万计粉丝的喜爱和崇拜,应充分发挥体育明星广泛的号召力,为中国体育文化的交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要注重培养本地人才,本地人熟悉当地文化,能找到最佳和有效推广方式,从长久来看,可以降低在交通、信息、劳动力等方面的成本。

### 参考文献

- [1] 毛艳华. “一带一路”对全球经济治理的价值与贡献[J]. 人民论坛, 2015(3): 31-33.
- [2] 李孝敏. “一带一路”文化之路[J].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16(2): 107-111.
- [3] 王毅. “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一系列重要早期收获[EB/OL]. (2016-05-21) [2018-10-10]. <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65366.shtml>.

- [4] 蒋希衡, 程国强. “一带一路”建设的若干建议[J]. 西部大开发, 2014(10): 98-101.
- [5] 丁鑫. “一带一路”形成我国未来十年政策红利[N]. 证券日报, 2014-11-10(A02).
- [6] 范玉刚. 以文化认同弥合价值观差异——透视“一带一路”文化发展的取向与维度[N]. 中国石油报, 2015-04-16(4).
- [7] 张岱年.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J]. 党的文献, 2006(1): 94-95.
- [8] 汪晓琳, 胡安义. 体育文化产业竞争力区域差异的实证研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3, 47(1): 49-57.
- [9] 郑志来. 省际间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的问题与路径优化研究[J]. 经济纵横, 2016(1): 41-44.
- [10] 陈平. “一带一路”: 文化走出去的途径探究[J]. 人文天下, 2015(54): 2-17.
- [11] 田惠敏, 曹红辉. “一带一路”的动因与挑战[J]. 全球化, 2015(6): 66-77.
- [12] 吴文峰. 试析体育文化冲突的产生[J]. 体育文化导刊, 2008(3): 27-28.
- [13] 郑士鹏. 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交流机制的构建[J]. 学术交流, 2015(12): 112-117.
- [14] 孔繁敏. 奥林匹克文化研究[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5: 27.

[责任编辑 江国平]